



兩 同 書

羅 隱 撰

本館據寶顏堂秘  
笈本排印初編各  
叢書僅有此本

## 吳越備史本傳

羅隱字昭諫。新登縣人也。祖知微。福唐縣令。父修古。應開元禮。隱本名橫。凡十上不中第。遂更名。初從事湖南。歷淮潤。皆不得意。乃歸新登。及來謁王。懼不見納。遂以所爲夏口詩。標於卷末云。一箇禰衡容不得。思量黃祖慢英雄之句。王覽之大笑。因加殊遇。復命簡書辟之曰。仲宣遠託婁荊州。都緣亂世。夫子辟爲魯司寇。只爲故鄉。隱曰。是不可去矣。王初授鎮海節度時。命沈崧草謝表。盛言浙西繁富。成以示隱。隱曰。今浙西兵火之餘。日不暇給。朝廷執政。方切於賄賂。此表入奏。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。乃請更之。其略曰。天寒而麋鹿常遊。日暮而牛羊不下。朝廷見之曰。此羅隱辭也。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。上則虞舜之全文。右則姬昌之半字。當時京師稱爲第一。隱性不喜軍旅。唯與丞相杜建徽善。王初城西府命賓僚巡覽。顧謂左右曰。百步一敵樓。足以言金湯之固。隱徐曰。敵樓不若內向。及徐許之亂。人皆以爲先見。一日隱寢疾。王親臨撫問。因題其壁云。黃河信有澄清日。後代應難繼此才。隱起而續末句云。門外旌旗屯虎豹。壁間章句動風雷。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。其後果無文嗣。隱累官錢塘縣令。尋授鎮海軍掌書記。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。授著作左郎司勳郎中。歷遷諫議大夫。給事中。賜金紫。卒七十七歲。所著江南甲乙集。淮海寓言。及讒書後集。並行於世。初新登羅江。常有二氣亘於江上。晝夜不滅。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。而二氣不復見。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。

按隱少聰敏。作詩著文。以譏刺爲主。與宗人虬鄴號爲三羅。隱爲宰相鄭畋令狐綯李蔚所知。畋女覽隱詩。諷誦不已。畋疑有慕才意。隱貌寢陋。使女一日簾窺之。自此絕不詠其詩。綯子瀉登進士。隱以詩賀之。綯謂瀉曰。吾不喜汝及第。喜汝得羅公一篇耳。昭宗欲以科甲處之。有大臣奏曰。隱雖有才。然多輕易。明皇聖德。猶橫遭譏。將相臣僚。豈能免乎凌轢。帝問譏諂之詞。對曰。隱有華清詩曰。樓殿層層佳氣多。開元時節好笙歌。也知道德勝堯舜。爭奈楊妃解笑何。其事遂寢。隱老不遇。有歸五湖詩曰。江東日暖花又開。江東行客思悠哉。高陽酒徒半凋落。終南山色空崔嵬。聖代也知無棄物。侯門未必用非才。一船明月一竿竹。家住五湖歸去來。于是歷游諸鎮。多不合。廣明中。隱池之梅根浦。自號江東生。池守竇滂營墅居之。鄴都王紹威學隱爲詩。自號其文爲儉。江東集。光啟中。錢鏐辟爲從事。節度判官副使。初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。鏐初起。以魯封爲表奏。孔目官不就。執之後。以隱爲錢塘令。懼而受命。故僧貫休有二子。依公子雞鳴狗盜徒之誚。朱溫篡唐。隱勸鏐舉兵討梁。曰。總無成功。猶可退保杭越。自爲東帝。奈何交臂事賊。鏐以隱不遇于唐。有怨心。其言雖不能用。心甚義之。梁祖以諫議大夫召。不行。開平中。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。表授給事中。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。越人問見羅給事否。曰。不識。亦不聞名。越人云。四海聞有羅江東。何拙之甚。使人曰。爲金榜上無名。所以不知。悲乎。有才如隱。猶以不第爲人見輕。況其他乎。第人有異才。名士貴乎褒飭人美善。爲一世風勸。如裴筠婚蕭蓮女。而擢第。顧雲依高駢被嘲之類。至今掛人舌端。隱之不第。自是立心譏刺之報。誠足爲後來藻士輕猥之戒。備史謂

隱無文嗣。而唐詩紀事云。有子塞翁。特紀事。卒年八十餘。不若備史七十有七。爲有據耳。所著尙有後集五卷。有律賦數首。湘南集若干卷。皆長沙幕中應用之文。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。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啟也。然書錄解題。謂淮海寓言及讒書。尙訪求未獲。若兩同書後出諸集之外。卽置格排比。而持論雅贍。足具五代一種著述也。因緝傳外逸事。附而傳之。海鹽姚士麟叔祥跋。

兩同上卷

貴賤第一

強弱第二

損益第三

敬慢第四

厚薄第五

下卷

理亂第六

得失第七

真僞第八

同異第九

愛憎第十

# 兩同書卷之上

唐 羅 隱 昭 諫 撰

## 貴賤第一

夫一氣所化。陽尊而陰卑。三才肇分。天高而地下。龜龍爲鱗介之長。麟鳳處羽毛之宗。金玉乃土石之標。芝松則卉木之秀。此乃貴賤之理。著之於自然也。龜龍有神靈之別。麟鳳有仁愛之異。金玉有鑑潤之奇。芝松有貞秀之姿。是皆性稟殊致。爲衆物之所重也。然則萬物之中。唯人爲貴。人不自理。必有所尊。亦以明聖之才。而居億兆之上也。是故時之所賢者。則貴之以爲君長。才不應代者。則賤之以爲黎庶。然處君長之位。非不貴矣。雖蒞力有餘。而無德可稱。則其貴不足貴也。居黎庶之內。非不賤矣。雖貧弱不足。而有道可採。則其賤未爲賤也。何以言之。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。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。齊景有千駟之饒。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。此非不尊卑道阻。飛伏理殊。然而百代人君。競慕丘夷之義。三尺童子。羞聞紂景之名。是以貴賤之途。未可以窮達論也。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。以其有德也。苟無其德。則何以異于萬物乎。是故明君者。納陸軫慮。旰食興懷。勞十起而無疲。聽八音而受諫。蓋有由矣。且崆峒高臥。黃軒致順風之請。潁水幽居。帝堯發時雨之讓。夫以鰥夫獨善之操。猶降萬乘之尊。況天子厚載之恩。而爲百姓所薄者哉。蓋不患無位。而患德之不修也。不憂其賤。而憂道之不篤也。易曰。聖人之大寶。曰位。何以守位。曰仁。苟

無其仁。亦何能守位乎。是以古之人君。朝乾而夕惕。豈徒爲名而已哉。實恐墜聖人之大寶。辱先王之餘慶也。故貴者榮也。非有道而不能居。賤者辱也。雖有力而不能避也。苟以修德。不求其貴。而貴自求之。苟以不仁。欲離其賤。而賤不離之。故昔虞舜處於側陋。非不微矣。而鼎祚肇建。終有揖讓之美。夏桀親御神器。非不盛矣。而萬姓莫輔。竟罹放逐之辱。古公避狄而遷居。豈求其貴也。行未輟策。邑城岐下。胡亥笑堯禹之陋。豈樂其賤也。死不旋踵。地分灞上。夫以虞舜之微。非有穀帛之利。以悅於衆也。夏桀之盛。非無戈戟之防。以禦於敵也。古公之興。非以一人之力。自強於家國也。胡亥之滅。非以萬乘之尊。願同於黔首也。貴者愈賤。賤者愈貴。求之者不得。得之者不求。豈皇天之有私。惟德佑之而已矣。故老氏曰。道尊德貴。其是之謂乎。

強弱第二

夫強不自強。因弱以奉強。弱不自弱。因強以禦弱。故弱爲強者所伏。強爲弱者所宗。上下相制。自然之理也。然則所謂強者。豈壯勇之謂耶。所謂弱者。豈怯懦之謂耶。蓋在乎有德。不在乎多力也。何以言之。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。水者天下之至柔也。金雖剛矣。折之而不可以續。水雖柔矣。斬之而不可以斷。則水柔能成其剛。金剛不輟其弱也。故晏嬰之侏儒耳。齊國之宰臣。甘羅之童子耳。秦國之良相。僑如大人也。魯人搢其喉矣。長萬壯士也。宋華醜其肉矣。晏嬰身短不過人。此非不懦矣。甘羅年未弱冠。此非不幼矣。僑如大可專車。此非不壯矣。長萬力能抉革。此非不勇矣。然則僑如長萬。智不足以全身。晏嬰甘羅。謀可以

制一國。豈非德力有異。強弱不同者歟。由是乾以健剛。終有亢極之悔。謙以卑下。能成光大之尊。則其致也然。夫所謂德者何。唯慈唯仁矣。所謂力者何。且暴且武耳。苟以仁慈。則天地所不違。鬼神將來舍。而況於邇乎。苟以暴武。則九族所離心。六親所側目。而況於遠乎。是故德者。兆庶之所賴也。力者。一夫之所持也。矜一夫之用。故不可得其強。乘兆庶之恩。故不可得其弱。是以紂能索鐵。天下懼之如虎狼。堯不勝衣。天下親之如父母。然虎狼雖使人懼之。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。父母能令子親之。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。則強弱之理。固亦明矣。是以古之明君。道濟天下。知衆心不可以力制。大名不可以暴成。故盛德以自修。柔仁以禦下。用能不言而信洽。垂拱以化行。將乃八極歸成。四方重譯。豈徒一邦從服。百姓與能而已哉。嗟乎。古之暴君。驕酷天下。捨德而任力。忘己而責人。壯可行舟。不能自制。其嗜慾材堪。舉鼎不足。自全其性靈。至令社稷爲墟。宗廟無主。永爲後代所笑。豈獨當時之弱乎。悲夫。老氏曰。勝人者有力。自勝者強。其是之謂乎。

### 損益第三

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。一人所安資乎萬姓。則萬姓爲天下之足。一人爲天下之首也。然則萬姓衆矣。不能免塗炭之禍。一人尊矣。不能逃放戮之辱。豈失之於足。實在於元首也。夫以水動萍移。風行草偃。處唐虞之代。則比屋可封。居桀紂之朝。則比屋可戮。夫天下者。豈賢於彼而愚於此。易於上而難於下哉。蓋人君有所損益也。然則益莫大於主儉。損莫大於君奢。奢儉之間。乃損益之本也。且夫日月者。天下之至明。



也。然猶有不及之處。爾其儉主之理。則天下無爲。天下無爲。則萬姓受其賜。其於日月亦已大矣。豺狼者。天下之至害也。然猶有不傷之所。爾其奢君之理。則天下多事。天下多事。則萬姓受其毒。其於豺狼亦已甚矣。是故古先聖君。務修儉德。土階茅宇。綈衣麤裘。捨難得之貨。培無用之器。薄賦歛。省徭役。損一人之愛好。益萬人之性命。故得天下歡娛。各悅其生矣。古先暴主。志在奢淫。瑤臺象牀。錦衣玉食。購難得之貨。斲無用之器。厚賦歛。煩徭役。益一人之愛好。損萬人之性命。故使天下困窮。不畏其死矣。夫死且不畏。豈可畏其亂乎。生且是悅。豈不悅其安乎。故人安者。天子所以得其安也。人亂者。天子所以罹其亂也。人主欲其己安。而不念其人安。恐其人亂。而不思其己亂。此不可謂其智也。且夫剖腹啗口。不足謂其美也。溫踵動心。不足謂其勞也。夫心口所以存者。爲其踵腹也。腹之且剖。豈異口之剖耶。踵之且溫。豈異心之溫耶。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。徒以有其人也。人且共益。則君孰與其損哉。人且共損。則君孰與其益哉。是故損己以益物者。物既益矣。而物亦益之。堯舜所以成其上聖。克保耆頤之壽也。益己以損物者。物既損矣。而物亦損之。癸辛所以陷其下愚。自取誅逐之敗也。是則彼之自損者。豈非自益之道歟。此之自益者。豈非自損之道歟。損益之途。固亦明矣。嗟夫。性命者。至重之理也。愛好者。不急之事也。今我捨一身之不急。濟萬姓之至重。不言所利。廣遂生成。永居南嶽之安。常有北辰之政。則普天率土。孰爲我損乎。夫以嗜慾無厭。貪求莫止。士饑糲糗。犬馬餘其粟肉。人衣皮毛。土木榮其錦鬪。崇虛喪實。捨利取危。枳棘生於梗途。鯨鯢遊於沸海。則九州四域。孰爲益乎。故老氏曰。天之道。損有餘。補不足。其是之謂歟。

#### 敬慢第四

遠古之代。人心混沌。不殊於草木。取類於羽毛。後代聖人。乃道之以禮樂。教之以仁義。然後君臣貴賤之制。坦然而章矣。然則禮之所先。莫大乎敬。禮之所弊。莫甚於慢。故以敬事天。則神降。以敬理國。則人和。以慢事天。則神欺。以慢理國。則人殆。下之不敬。則不足以奉君。上之不敬。則不足以御臣。是以地中有山。大易發謙尊之旨。海下於水。老氏著谷王之喻。相鼠有體。風詩刺其失儀。飛鳥能言。古人記其無禮。則敬慢之間。美惡殊致。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。設壇授將。側席求賢。賁束帛於丘園。降安車於途巷。故得真龍就位。振鷺來庭。天下榮之。願從其化也。昧主之於天下也。披裳接士。露髮朝人。視賢良若草芥。比黎庶爲豕畜。是以白駒投谷。飛鴻逝雲。天下惡之。願逃其恥也。然夫敬人者。不必自賤。蓋欲用其人也。慢人者。不必增貴。適足怨其人也。何以言之。昔文侯式干木之間。昭王築郭隗之館。故得羣才必至。駿足攸歸。何則。以敬之所致也。齊桓有葵丘之驕。漢祖輕過趙之罵。故有諸侯不附。大臣構逆。何則。以慢之所致也。然夫向之所敬者。豈徒敬人而已哉。蓋以自敬也。向之所慢者。豈徒慢人而已哉。蓋以自慢也。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。慢一人則千萬人怨。皆欲知好人之敬。而不知行其所以敬。皆欲知惡人之慢。而不知去其所以慢。此猶南望以求燕。北行以適越。誠有不可得也。且夫人主者。天下之表也。行書國策。言記史官。有一善。若慶雲之浮輝。天下之所欣賀。有一惡。若朝日之帶蝕。天下之所傷嗟。不可類於匹夫。不慎其敬慢也。故人問田子方曰。富貴者驕人。貧賤者驕人乎。子方曰。諸侯而驕人。則失其國。大夫而驕人。則失其家。貧賤者

行不合道。言不合義。則去之楚越。若脫弊屣。奈何同之。是以虎豹墜谷。頓爲齧粉。螻蟻隨風。無傷絲髮。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。故周公文王之子。握吐爲勞。馭者晏嬰之僕。驕矜自若。豈非君子小人之道。敬慢殊途者乎。夫尺蠖求伸。亦因其屈。鷲鳥將擊。必先以卑。以貴下賤。大得人也。故老氏曰。後其身而身先。其是之謂歟。

厚薄第五

夫大德曰生。至貴唯命。故兩臂重於四海。萬物少於一身。雖稟精神於天地。託質氣於父母。然亦因於所養。以遂其天理也。且夫松柏者。有凌雲之操也。若壅之以糞壤。沃之以鹹流。則不及崇朝。已見其憔悴矣。冰雪者。無逾時之堅也。若藏之於陰井。庇之於幽峰。則苟涉盛夏。未聞其消解也。夫松柏之性。非不貞矣。終以速朽。冰雪之性。非不液矣。竟以遐延。此二者。豈天使之然哉。果以養之所致也。況夫人者。異乎松柏之永矣。養之失其所。則安可以不朽乎。豈徒冰雪之倏忽也。養之得其道。則安可以不延乎。故壽之有長短。由養之有厚薄也。悲夫。飲食男女者。人之大欲存焉。人皆莫不欲其自厚。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。人皆莫不惡其爲薄。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。何以言之。昔信陵孝惠。爲縱長夜之娛。淫酒色之樂。極情肆志。此非不自厚也。然卒逢夭折之痛。自殞於泉壙之下。是則爲薄亦已甚矣。老氏彭公。修延年之方。遵火食之禁。拘魂制魄。此非不自薄矣。然克保長久之壽。自致於雲霄之上。是則爲厚亦已大矣。夫外物者。養生之具也。苟以養過其度。則亦爲喪生之源也。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。木之所宜者水也。今以江湖之水。清其

尺蠖斛庚之膏。沃其星燭。則必見壞滅也。故性命之分。誠有限也。嗜慾之心。固無窮也。以有限之性命。逐無窮之嗜慾。亦安可不困苦哉。是以易存飲食之節。禮誡男女之際。蓋有由矣。且夫居九五之尊。此天下之至貴也。有億兆之衆。此天下之至富也。苟以養生之不存。則五臟四支。猶非我有。而況身形之外。安可有乎。夫美玉投蛙。明珠彈雀。捨所貴而求所賤。人卽以爲惑矣。今以至尊性命之重。而自輕於嗜慾之下。豈得爲不惑乎。是故土能濁河。而不能濁海。風能拔木。而不能拔山。嗜慾者。適足以亂小人。不足以動君子。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。義而不飲。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。柳下惠與女子同寢。終不爲亂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。周公遺酒誥之旨。殷紂沉湎而致亡。婕妤辭同輦之嫌。姜氏遜淫而無恥。豈非貞濫有異。厚薄不同者與。夫神大用則竭。形大用則勞。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。未之聞也。爲人主者。誠能內寶神氣。外損嗜慾。念馳騁之誠。宗頤養之言。永保神仙之壽。常爲聖明之主。豈不休哉。故老氏曰。外其身而身存。其是之謂乎。



## 兩同書卷之下

### 理亂第六

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。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，刻弓矢以威不伏，二者古今之所存焉。然則文以致理，武以定亂，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，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，故防亂在乎用武，勸理在乎用文。若手足之遞使，舟車之更載也，是以漢祖矜功，陸賈諭以爲學，魯公赴會，仲尼請其設備，蓋有由也。然夫文者，道之以德，德在乎內誠，不在乎誇飾者也。武者，示之以威，威在乎自全，不在乎強名也。苟以強名，則吳雖多利兵，適足彰其敗也。苟以誇飾，則魯雖盡儒服，不足救其弱也。是故始皇築長城，修戰伐，勞役不休，人不堪命，遂使陳涉之流，坐乘其弊，禍起於強名也。王莽構靈臺，興禮樂，賦歛無度，人不聊生，遂使聖公之徒，行收其利，敗始於虛飾也。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，若陶者之埴器，雖務欲求其大，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。王莽用文於天下也，若匠者之斲材，雖志在矜其妙，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。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。此未得其大體也。且夫文者，示人有章，必存乎簡易，簡易則易從，將有恥且格。武者，示人有備，必在乎恬淡，恬淡則自守，恆以逸而待勞，恆以逸而待勞，則攻戰無不利，有恥且格，則教化無不行。化行而衆和，戰利而寇息，然後澄之以無事，濡之以至仁，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。然二子不求之於內，而索之於外，不撫之以性，而縱之以情，煩文以黷下，暴武以困衆，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。雖然，猶有其

弊何者。昔伯益鑿井。燧人鑽木。水火之利于今賴之。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。董卓因之以焚漢室。是乃爲害亦已甚矣。然則文武者。理國之利器也。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。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。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。則有理不能無其亂。唯人主之所制也。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。驅羊者頭鞭其後。後之不鞭。羊之所失也。害之不去。馬之所亡也。魯不能去三家之害。國之所叛也。豈不能鞭六卿之後。地之所分也。苟亦不能。則雖有簡易之文。恬淡之武。適足助其亂也。安可得其理乎。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。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。蓋人主失其柄也。故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其是之謂乎。

得失第七

夫駒駘騁遠。必以四足之力。鸞鷲翔遐。莫非六翮之用也。是以聖人撫運。明主乘時。亦以杞梓之材。而爲股肱之任。然則地有山川。其險可見。天有冬夏。其時可知。至於凡人心。杳然無所。素王以之不測。帝堯猶以爲難。將欲用之。不無得失也。何以言之。夫君者舟也。臣者水也。水能浮舟。亦能覆舟。臣能輔君。亦能危君。是以三傑用而漢興。六卿強而晉滅。陶朱在而越霸。田氏盛而齊亡。雖任事同。而成敗尤異也。夫人者姦宄無端。真僞匪一。或貌恭而心慢。或言親而行違。或賤廉而貴貪。或貧貞而富黷。或愆大以求變。或位高而自疑。或見利而忘恩。或逃刑而搆隙。此則著筮不足決。鬼神不能定。且利器者至重也。人心者難知也。以至重之利器。假難知之心。未明真僞之情。徒信毀譽之口。有霍光之才者。亦以得矣。有王莽之

行者亦以失矣。是故考之於宗親，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。驗之於戚屬，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。推之於功臣，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。論之於故友，則樊噲盧綰不無去留。取以刀筆之能，則若張湯之欺誑。賞以頰舌之用，則若主父偃之倒行。若智策有餘，則陳平不可獨任。若英謀出衆，則韓信慮其難制。夫天下之至大也，無其人則不可獨守。有其人則又恐爲亂，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。且夫毛髮植於頭也，日以櫛之。爪甲冠於指也，月以鏹之。爪之不鏹，長則不便於使也。髮之不櫛，久則彌成於亂也。夫爪甲毛髮者，近在己躬，本無情識。苟不以理，猶爲之難。況於臣下，非同體之物。人心有易遷之慮，委之以臧否。隨之以是非，蓋不可以容易也。是故逐長路者，必在於駿馬之力。理天下者，必求於賢臣之用。然駿馬苟馴，由不可以無轡也。賢臣雖任，終不可以失權也。故夫御馬者，其轡煩則其馬蹶而不進。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。使夫縱不至逸，煩而每進者，唯造父之所能也。夫御臣者，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。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。使夫寬而不至亂，峻而能安者，唯聖人之所明也。恐馬之多逸，捨馬而徒行，則長路不可濟也。懼臣之爲亂，捨臣而獨任，則天下莫能理也。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，則不能禁其逸也。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，則不能止其亂也。是故項羽不用范增，是捨馬而徒行。漢帝雖有曹操，是乘馬而無轡。苟欲不敗，其可得乎。故孔子曰：唯名與器，不可以假於人。其是之謂歟。

### 真偽第八

夫主上不能獨化也，必資賢輔。物心不爲易治也，方俟甄議。使夫小人退野，君子居朝，然後可爲得矣。然



則善惡相生。是非交蹂。形彰而影附。脣竭而齒寒。苟有其真。不能無其僞也。是以歷代帝王。統御家國。莫不側身馳心。以恭英乂。及所封授。則猶是恐小。莫不攘臂切齒。以疾奸佞。及所誅逐。則謬加賢良。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。夫山雞無靈。買之者謂之鳳。野麟嘉瑞。傷之者謂之麇。然麟鳳有圖。麇雞無識。猶復以真爲僞。以僞爲真。況忠逆之情。靜躁之性。愚靖者類直。智狂者類賢。潔己者不能同人。犯顏者短於忤主。情狀無形象可見。心慮非視聽所知。欲使銀鉛不雜。淄澠殊味。其有得者。亦萬代之一遇也。是以吳用宰嚭。致戮于子胥。魯退仲尼。委政於季氏。秦誅白起。以舉應侯。趙信郭開。而殺李牧。卞和獻玉。反遇楚刑。北郭吹竽。濫食齊祿。若斯之類。實繁有徒。然則所是不必真。所非不必僞也。故真僞之際。有數術焉。不可不察也。何者。夫衆之所譽者。不可必謂其善也。衆之所毀者。不可必謂其惡也。我之所親者。不可必謂其賢也。我之所疎者。不可必謂其鄙也。何以明言。昔堯理洪水。伯鯀爲衆所舉。而洪水莫除。魏伐中山。樂羊爲衆所慢。而中山卒拔。鄧通延夢於漢主。而非傳說之才。屈原見逐於楚王。而無共工之罪。此則衆議不必是。獨見未爲得也。是故明主疇咨在位。詳省己慮。先難而後易。考著以究徵。使夫登用者。不愧其賞。有罪者。不逃其責。然後可爲當矣。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。則駑駿可分。不藉孫陽之舉也。柔刃徵之於斷割。則利鈍可見。不勞風胡之談也。苟有難知之人。試之以任事。則真僞自辨。以塞天下之訟也。故先王之用人也。遠使之而觀其忠節。近使之而察其敬勤。令之以謀。可識其智慮。煩之以務。足見其材能。雜之以居。視以貞濫。委之以利。詳以貪廉。困窮要之以仁。危難思之以信。尋其行而探其性。聽其辭而別其情。盡呂尙之

八徵。驗皋陶之九德。然後素絲皆染。白璧投泥而不渝。黃葉並凋。青松凌霜而獨秀。則僞者去而眞者得矣。故孔子曰。衆善者必察焉。衆惡者必察焉。其是之謂乎。

### 同異第九

夫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雖虎異谷風。虎嘯而谷風起。蛇非山霧。蛇踊而山霧興。理所同耳。夫異類殊羣。異情同行。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。鴛自鼠爲而鴛不與鼠匹。理所異耳。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。其心未必同。君臣朋友非不疎矣。其心未必異。故瞽叟愚而重華聖。盜蹠貪而柳下廉。劉季困而紀信焚。伯桃餓而角哀死。亦猶烟灰同出。飛沉自分。膠漆異生。而堅固相守也。然則情性不等。同異難并。大易雖云同人於門。三爻復云伏戎於莽。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。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。有外異而內不異者。有始同而終異者。有初異而未同者。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。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。何以明之。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。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。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。終構參商之隙。夷吾小白初有射鈎之怨。末爲魚水之歡。田氏懷誑義於齊君。齊君彌信。亞父盡至忠於項羽。項羽益疑。是則同異之心。不可以一二而測也。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。高居而遠望也。隨時之宜。唯變所適。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。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。故衛青豎耳。漢武委之以軍旅。由余虜耳。秦穆授之以國政。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。非不疎矣。猶知可同而同之。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。且管叔兄耳。姬旦誅之以極刑。石厚子矣。石碓死之以大義也。夫以管叔石厚。比於旦碓。非不親矣。猶知可異而異之。況乎君臣朋友。

之疎而有可異者乎。故能同異者爲福。不能同異者爲禍。虞舜能同八元。能異四罪。永垂聖哲之名。殷紂不同三仁。不異二臣。故取敗亡之辱。是則同異之際。不可失其微妙也。故孔子曰。見幾而作。不俟終日。其是之謂歟。

愛憎第十

夫日之明也。無幽不燭。蓋之以重雲。則光輝莫覩。水之鑑也。有來而斯應。混之以糝土。則影象俱滅。夫以水日之明。鑑失其常然者。豈不以雲土之異。移其性乎。是則人有神智之察。非不靈矣。徒以內存愛尙之情。外挾憎忿之事。則是非得失。不能不惑焉。何以明之。昔重華孝矣。瞽叟病之。親行不義。寤生賢矣。武姜惡之。自搆其亂。鶴乃賤矣。衛君重之。載以華軒。馬則微矣。楚王好之。衣以文繡。夫以骨肉相親。固無間矣。而猶憎之。禽獸類別。誠有分矣。而猶愛之。況乎明君信臣。不如父母之信子耶。士媚於主。巧於鶴馬之媚人。而無愛憎之迷者。蓋亦寡矣。是故汲黯袁盎。以忠諫而屢出。籍孺韓嫣。以佞倖而益重。孫通諛言而受賞。賈誼切直而見疎。甚矣哉。愛憎之惑人也如此。若夫忠臣之事君也。面諍君之惡。方欲成君之美。而君反以爲憎己也。佞人之事主也。面諛主之善。方反長主之過。而主反以爲愛己也。殊不知聞惡而遷善。永爲有道之君。悅善而忘惡。長爲不義之主。是則致君於有道者。豈得不爲大愛乎。陷主於不義者。豈得不爲大憎乎。而主不原忠諫之情。輕肆向背之志。以爲愛己者己亦愛之。則寵光加於三族。以爲憎己者己亦憎之。則夷滅被於五宗。遂使剖心刎頸之誠。棄而莫用。舐痔吮癰之類。擢以殊級。且夫賞以勸善。名以

爵賢。使天下不肖者有名。無功者受賞。則何以勸天下乎。法以禁非。刑以懲惡。使夫懷忠者坐法。行直者遇刑。則何以禁天下乎。是以漢憎雍齒。張良以爲可封。隋寵少師。伯比以爲可伐。何則。有功者害。適爲不祥。無德是親自【下闕】